

# 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zhy83@163.com

株洲往事

## 前世今生说大院

谭圣林

山涧落水。水上浮绿。绿风推云。云上大院。静卧于湘东炎陵东南边陲、罗霄山脉中段的大院农场，就是这般淡定、从容。

大院是一个院子。抗击元朝暴虐的“铁头太子”在这个院子里，小练其身，大练其心，铁头功一时下不得地。虽被朝廷剿灭，其劫富济贫之善、除霸安良之义，如山神深藏不露，如水仙随遇流芳。大院不是一个院子。这是神农谷身边一座不平静的高山平地。走南闯北的炎陵客家人，曾经在连接湘粤赣的茶盐古道上，与工农红军相遇汇合，秘密商量，把商道翻身为拯救民族的要道，让血雨腥风过滤为化雨春风。

白色恐怖如狮子大张口，走在前哨的大院人，与步枪、梭镖一起倒在血泊里，溅红满山杜鹃花。那些年，杜鹃花张牙咧嘴，裂开花瓣，仰天长啸。枝头的杜鹃鸟哀鸣咯血，刷红一条条红军标语。一腔怒火沉在心底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杜鹃花海一点点燃，迅速向神农谷、笔架峰、梨树洲直至湘江、遵义、延安燎原，老区斑斑点点映山红，红色基因在赤水、长江、黄河沸腾。

后来，大院龙窝新建了一个木屋院子。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先生，在此呵护茶园20多年。最初引进的新世组，有点水土不服，老先生却征服了大院一山一水的柔软。

之前的倾情投入被雪霜冻结，化为阳光下的露水。老先生内心却是年少般疯狂，硬是让数千亩阿里山乌龙茶在此安身立命，把它们调摆得牙尖嘴利，朝霞露，暮吸氧，引得一双双客家巧手叶上抚琴，摘落四季，尽收怀中。

步入老先生的院子，煮茶论道，追根溯源，茶祖神农炎帝乃两岸同祖，长眠赤水河畔，襟连大院。说茶思人，远古时期，炎帝以人民的名义，采茶、制茶、煎茶，一幕幕恍若眼前，历历弥新。

如今，大院的竹林森林中，一座座客家新院子扶云而生。大批城里人不约而同，沿着互联网这条高速公路，寻寻觅觅大大咧咧登上大院。访东坑瀑布，观罗霄日出，拍雨雾云海，吃土鸡溪鱼，喝老坛水酒，品黄桃奈李，学客家山歌，悠哉乐哉，虽然难免汗流浹背气喘如牛，却也足以笑傲江湖曾经的水深火热。

大院，云上飘绿。云下，大院一片清白。

掩映在满山浓绿之下的大院风光

碑刻里的株洲



朱亭育婴堂遗址，现已荒废颓败



碑名:朱亭育婴堂碑 材质:大理石 规格:长161.5厘米、宽60厘米、厚6厘米 年代:民国 现状:嵌于朱亭育婴堂遗址

赔偿外，加倍处罚”；倘遇灾孩夭折，则“须将乳资证随时缴销，违者亦照倍处罚”；且所有一切收支，“并须取有单据，以凭考核”，除司事交替外，所有票据“概交堂内保存，私人不得携出，以备查考”。

### 收支情况及其他

朱亭育婴堂之用途，除民间捐赠之外（本碑碑文之后，则刊有某捐洋四十圆、某捐谷五硕等之语），概系佃田所收租税，想是清乾隆年间主持修建育婴堂者所捐之田产，延续百余年，一直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维持育婴堂的运转。

也正因为育婴堂的收入来源多系田地佃租，故“租谷须颗粒归仓，非至须用时期，不得余卖”，且“发给乳资毛衣均以谷为单位”，收租日期则在农历十月秋收之后，农历四月底，正值青黄不接时候，始将稻谷菜出，如此可最大程度使产出增值，故“发给乳资时期”亦在四月之后。

除育婴等慈善事业之外，朱亭育婴堂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地方上的行政职能，如对其时乡间偶发的溺杀女婴现象，“不时派丁巡查，一经查出，即呈请官厅究办”，且悬赏吁请乡民对此丑恶现象进行举报，“查实后，给予奖金洋贰元正”。

更让人叹赏的是，朱亭育婴堂还针对时下官场盛行的往来酬酢之风特书条款以限制，除了每年的农历四月及十月为发给“乳资”时期及收租时期，“准司事开支夫马费外”，“无论何人，本堂概不招待”。反思今之各大小机关迎来送往之弊，能不令人唏嘘？

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”

出自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篇》的这句话向来被儒家视为治世之典范，也因此，救孤济贫之类的慈善组织在历代层出不穷。

朱亭古镇老街，有一幢如今已废弃不用的砖混结构建筑，旧为育婴堂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归国有，后租给私人使用。2005年，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这幢老楼烧得只剩外墙，抹有黄泥石灰的墙壳脱落，露出一方刻于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的石碑，碑文刊载的是当地乡绅制定的育婴堂管理细则，不但能佐证此地旧为育婴堂遗址，亦让我们得窥八十余年前朱亭民间慈善机构是如何组织运转的。

### 育婴堂始建于清乾嘉时期

按碑文所载，朱亭育婴堂始建于“清乾隆年间”，距碑文刊刻的年代已逾百年，“始创者艰难缔造，继起者殚力经营”，乃有此慈善机关“巍然屹立于今日”。

育婴堂虽已运转百有多年，但其间问题不少，最典型的即是“慈善未见其增”，而“开支日见其浩大”，造成“收入用诸慈善事业者几难及半数育婴”。刊刻碑文者则将原因归结于“近代世风浇薄，人心不古”，而主持育婴堂事务的负责人亦“因时势之”——跟着世道一起变坏了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，在何宝璜、莫兰卿等当地乡绅的主持下，朱亭育婴堂在征询左近父老的意见之后，重新拟定办事细则十五条，并呈请县府（时朱亭为民国湘潭县政府所辖）批准备案，以将此慈善事业维持下去。

### 限制责任人权力

办事细则十五条，开宗明义第一条便是第一责任人的甄选标准，“本堂司事须择公正老成廉洁者充任之”，且对任期作出了明确规定，“任期三年，不得连任”。

任期限定之外，亦对责任人（司事）的职权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，“本堂原为救济赤贫孺孩而设，凡非范围以内及本细则有规定赋予司事以职权者，司事概不得擅行”。

此外，还有对司事用人权的限制，首先不得聘用书吏，理由是“既有司事负责，自无庸用堂书之必要”，但也不是完全限死，亦有可网开一面处，如“至收租及发给乳资时，得由司事临时雇请之”。舍此之外，司事的用人权限制只剩堂夫两名的择选了，堂夫之佣资，可参比市面佣工之值，相对来说较为透明，也杜绝了司事中饱私囊的可能。

### 严苛的财务审计制度

尽管对育婴堂的负责人做出了种种限制其权力的措施，但慈善事业之赖以长效运转，也须严苛的财务审计制度配合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，十五条办事细则中，有将近半数都跟钱物往来的财务报销及审计要求相关。

一是预算决算制。规定司事职权范围之后，细则第三条便是预算决算制的实施细则，明确规定，育婴堂每年用度不得超过预算开支，且决算须逐册“呈报官厅审核”，并“列表公布之”。当然，鉴于育婴堂慈善之特殊性，哺育婴幼儿之奶粉钱——细则中称“乳资”——则不受“用度不得超过预算开支”之限，想也是考虑到需哺育婴幼儿的数量不定以及“乳资”的价格波动了。

二是对育婴堂之开支支项目作出严格规定，“除应缴学捐谷之外，至少须以全年收入十分之五作乳资毛衣费，以符育婴本旨”。

三是严审票据之分发注销程序。新申请“乳资”之婴孩监护人，须持有保甲领取的“乳资”发票，才准发放“乳资证”；倘或保甲私自徇情，滥行填发者，一经查出，“除照数

限制司事权力 用度精细透明

# 朱亭育婴堂碑文记载乡村慈善管理往事

郭亮

远眺落水天堂山风光



株洲风物

## 落水，一个神奇的地方

段立新

天堂山下的金丝江

金丝江上的里仁桥

溶洞密布，隐身在山体之中；峡谷蜿蜒，穿行在山岭之间；山泉澄澈，奔流在山谷之底。山长青，水长流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元素与青山绿水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落水神奇的自然风光。

山环水绕，田畴棋布，阡陌交通，村庄依依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落水人脸上含着笑，一口入声调浓重的落水话，一声热情的招呼，一碗醇香的老木叶茶，尽显落水人的热情与淳朴。

独特的风土人情营造了落水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。相传上古时代，炎帝神农氏和他的部落从遥远的北方迁徙到露岭山麓，定居在落水一个叫神堂湾的地方，生产劳动，繁衍生息……

### 炎帝灵迹说神塘

山坡之下，石壁之上，三亩大小的水面，风平浪静，清澈透明。这里一年四季，水不溢不竭，却始终找不到入水口和出水口。天光云彩影徘徊，山花野草长相依。在山村田野之间，水塘像一幅平铺的水彩画，这就是神塘。

热心的落水人会给你讲与神塘有关的故事：很久很久以前，炎帝神农氏在这里清洗药材，药材的汁液渗入水里，久而久之，神塘的水像药汤一样，只要喝上一口，就可以给人治病疗伤。

从前，这里有两口水塘，一口在山坡上，叫“上塘”，上塘水面宽大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塘；一口在稻田中，叫“下塘”，下塘水面狭小，早已被泥沙淤塞，改造成了稻田。最初，炎帝神农氏在下塘浸泡稻种，后来，炎帝神农氏在上塘浸泡稻种，一番比较之下，炎帝神农氏发现，在上塘浸泡过的稻种育成秧苗，成活率高，栽种之后，收成喜人。炎帝神农氏把他的发现告诉神塘附近的人，就这样，千百年以来，大家一直在上塘浸泡稻种。

### 炎帝魂归舟无形

四面是山，山山相连，在青山之间围成一个中间狭长、两头略尖的小盆地，像极了搁浅在山下的一条船。在天堂山山下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山村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：舟无形。

民间传说，当年炎帝神农氏翻越露岭，来到天堂山。在这里，炎帝神农氏以身试药，希望能用亲口品尝食用的方式，发现新药材，找到新药物，不幸误食了“王药”钩吻草，这是一种毒药。炎帝神农氏无法为自己解毒，最后在舟无形右侧一个小溶洞里中毒身亡。

《酃县志》在记载这个故事时说：“茶陵睦乡有落水兆，相传炎帝先卜葬于此，弗吉，乃归栖鹿原。今落水尚有古坑，土人犹呼为‘天子冢’云。”

从舟无形往东拾级而上，到五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石亭，叫“密石亭”。《酃县志》记载的“天子冢”就在密石亭附近的石板湖。

### 缅怀先贤神农殿

青砖灰瓦硬山顶，正面五开间，耳房修建在正前方，左右对称，耳房山墙呈弧形，带一个半圆形脊角，脊角向上翘起，像展开的大翅膀。没有匾额，殿堂正中神龛上供奉的炎帝神农氏塑像告诉你：这是人们为缅怀炎帝神农氏而修建的一座庙宇。在落水人的记忆里，这是神背神农殿。

神背神农殿始建于光绪七年，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刘友怡发动当地人捐资重修了这座殿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神农殿收归国有，分给附近村民作民房使用，文革期间，殿堂里的所有神像被焚毁一净，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。

清末民国时期，每逢天旱无雨，落水人就会让孩子们拿起瓦片石头当锣鼓，

然后“锣鼓打鼓”地一路呼喊，到神农殿求雨；每逢农作物遭遇病虫害，大家也会涌进神农殿，呼请炎帝神农氏救灾……

在历史上，茶陵先后修建了泰和仙炎帝庙、一化坛炎帝庙、平水三益坪神农殿、高院新高神农殿、州陵神农殿、落水神背神农殿。保存到现在的只有神背神农殿。

### 千年古寺小台寺

后周显德二年（959年），周世宗柴荣下诏大毁佛寺。一声令下，三万多所佛寺拆毁，近百万僧尼还俗，无数座铜佛像被熔化，铸成了铜钱……

这是发生在千余年前的灭佛往事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，茶陵，竟然修建了三座佛寺：北禅寺、清泉寺和小台寺。三座佛寺，保留下来只有坐落在落水的小台寺。

明永乐二年，明成祖朱棣给予了小台寺主持月明和尚一份特殊的赏赐：一块御书“小台寺”竖匾，一部内府《华严经》、一副金镜、一棵樟梨树苗。小台寺僧人奉之如镇寺之宝，小台寺因此香火大盛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完全衰败。

在老辈人的记忆中，小台寺与其他寺院不同，大雄宝殿供奉的是五方佛。与五方佛一同供奉在大雄宝殿的还有护法诸神二十四诸天。常住寺院的，既有严格依照戒律修行的禅门僧人，又有只是茹荤的应门僧人。

“上有天堂山，下有小台寺”。在古人笔下，听小台寺古刹钟声，感受佛教文化特有的魅力，是一件别有情趣的事情。

### 名医享祀谭公庙

在漓溪河左岸，有一座歇山顶仿官殿式庙宇。黄色的琉璃瓦，厚重的匾额，红色的柱子，醒目的楹联，描金门梁，金锁窗，红门扇，铜门环，组合在一起，给人以气派豪华与庄严凝重交织在一起的感受。

山门上的匾额告诉你，这里是谭公庙。

谭公庙，祭祀的主神叫谭毓秀，来自江西永新。元至顺年间，落水遭遇了一场瘟疫，谭毓秀来到了落水，凭借高超的医术，战胜了瘟疫，挽救了生命，把落水人从瘟疫肆虐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

从那时开始，落水人便修建了一座庙宇，专门供奉这位神医。直到现在，落水民间还保留有定期在谭公庙做庙会的传统。

### 千年犹存里仁桥

沿着漓溪溯流而上，在大院组金丝江上，你会看到一座独树拱桥，这叫里仁桥。拱洞高而宽，像树立在金丝江上的一个门洞，石砌的桥面窄而平整，江上配有如意踏脚，各以两个石鼓装饰，里仁桥的独特设计至今依然让人叹为观止。

主持修建这座桥的，是曾任南北朝陈朝太常博士的穆和。

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，前陈朝太常博士穆和从南京千里迢迢来到茶陵，隐居在落水冷水井山冲开设私塾，教授门徒。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隋文帝多次派人专程来请穆和出山，为朝廷效力。穆和一次又一次地回绝了使者。隋文帝勃然大怒，派人用铁条封死了穆和家的所有门窗。穆和封禁在屋子里，依然每天读书吟诵，就像往常一样。

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。穆和高洁的操守和品格赢得了后人的敬仰。从前，路过里仁桥的官员都会自觉地下轿下马，以此表达对穆和的敬仰之情。现在，当你来到落水的时候，你还能听到有人给你讲穆和的故事。



掩映在满山浓绿之下的大院风光